

知識份子

第一期

M. C. (P) 3119
編者：知識份子編輯部
地址：47, Duxton Hill,
Singapore 2.
承印者：東芝印務公司
出版日期：1971年4月
定價：叻幣三角正

我們的話

我們出身自小資產階級的家庭。

我們長期地生活在缺乏鬥爭的環境裡。

我們的知識，大部份是書本上的死東西。

在過去的大段時日裡，我們的思想與感情，是環繞在個人的前途與利益的小圈子裡。

在學校的日子，我們被灌輸了溫柔敦厚，循規蹈矩的思想。分數、文憑就是我們整個生活的目的。我們的腦袋，被訓練成一部部翻印教科書和筆記的機器。

到了大學時期，除了把腦袋的翻印效率大大地改進，我們的朝氣、銳氣更消磨在開夜車、湊報告、喝鷄精、趕考場的生活裡。

在平時，我們就喝茶聊天，打牌，上上圖書館面壁，或者漫不經心的到處溜躑。生活的環境，就好像療養院和咖啡室。這時候，學位與愛情是生命活動的中心。

我們其中有些投身社會大學的朋友，起先也還帶着幾分天真，很有一股改革社會的豪氣。然而，很快的，他們就會碰得滿鼻子灰。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在這樣的一種社會裡，除非你善於捧迎鑽營，否則你將被這社會遺棄。

在我們的周遭，許多朋友只會不着邊際的高談闊論，也有的終日自艾自怨，感歎生活的無聊。他們有的患幼稚病，有的患未老先衰症。

對於許多事物和生活的資料，我們都缺乏了應有的常識和勞動實踐的經驗。

我們的工作、職業，對廣大的人群不能作出實際的貢獻，然而，我們却又往往獲得優渥的待遇，那是當了高級奴隸的代價。朋友們！像我們這樣的青年被稱為「知識份子」，我們是否已然污辱了「知識份子」這一稱呼呢？

過去二十多年漫長的歲月，我們一直生活在欺騙的世界裡。儘管我們有強烈的好奇心和頑強的求知慾，二十多年來我們得到了多少正確實用的知識？

長久以來，我們相信了專家學者把人們的智慧分高下等級的理論。而我們也很自以為是中等以上的人才。

在我們之中，也有一些人為了彌補精神上的空虛，仍企求于上帝和天主的力量。更有一些藉服務社會為名而為個人利益賣命，以追求安樂富足的個人小家庭為人生的目的。

這是生活欺騙了我們，更是我們在自欺欺人！儘管我們滿口真理、正義，我們却經不起一點威逼利誘。我們為自己打算得太多，為別人着想的太少。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自己的私心。

我們本當在這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候，能為社會人群做點平凡與實際的貢獻，我們本當在這一生中最有衝勁的時候，能敢於向黑暗醜惡挑戰。但我們的思想意識只足以自衛，我們缺乏戰鬥的勇氣和信心。

(轉封三)

目錄

我們的話	封面
告青年 (轉載)	1
訪問世界	3
我與阿歪	4
為誰服務	5
群眾路線的教育 (譯並改寫)	6
迎新小唱	7
馬來古文學簡介	8
知識份子的悲哀	10
失落的人	10
蒙難人民紀念碑	11
理論與實際	11
叫它塌下去	11
從惡夢裡醒來——大學生活的回顧	12
從商人怎樣獲得利潤——談一般社會的矛盾	16
淺見集	17
人類的青春 理想	18
旅途點滴	19
星加坡的電子工業	20
編後話	封三

知識份子

第一期





我們今天和一班青年談話。至於那些老年人（這自然是指那些精神上衰老的人）只好請他們把這本書放開，不要去白費他們的眼力讀一本跟他們沒有關係的書。

我假定你大概有了十八或二十歲左右的年紀；你剛剛學完你的手藝，或者剛剛在學校畢業出來；你就要走進實生活裡面去了。我想你的頭腦很清楚，已經擺脫了人家盡力要使你相信的種種迷信；你不害怕魔鬼，你也不去聽那些教士牧師胡說亂道。而且更進一層，我想你還不是一個纨绔子弟，那種人是墮落社會中的不良產物，他們一天穿着時髦的衣服，扮起糊塗般的面孔在馬路上出風頭，在這樣的年紀，他們也已經只知道拼命花費以圖自己享樂了！我假定你和這般人完全相反，你是有良心的，因為這個緣故我才來和你談話。

我知道一個當頭的問題已經放在你的面前了。你很多次問過你自己道：“我要做一個怎麼樣的人呢？”事實上一個人在年青的時節，他就知道他花費好幾年工夫學習了一種職業，研究了一個學問（要注意這種學習和研究的費用都是社會供給他的）並不是想用它去做榨取的工具謀個人的私利；如果他不曾想到將來要應用他的智慧，他的才能，他的學識去幫忙解放那般陷在貧困和愚昧中的人，那麼也就是完完全全墮落了，變壞了。

你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可不是嗎？好，讓我們來看看，你要怎樣做，才可以使你的理想變為現實。

我不知道你生在什麼樣的人家，你的環境怎樣。也許你的命運好，你研究過各種科學；你就要去做醫生，做律師，做文學家或者做科學家了；你的前程是很遠大的；你剛剛走進實生活裡面去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豐富的知識和熟練的技能。也許你只是一個普通職工，你的科學知識僅僅限於在初等學校學得的那一

編者按：本文是錄目“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三卷：“一個反抗者的話”中之一篇，譯者巴金。

克魯泡特金（P.A.Kropotkin）生於一八八六年，他本是一個俄皇族，而且是一個傑出的、有成就的地理學家。然而，爲了革命，爲了與那些陷於貧窮與勞役中間的弟兄去爭取新的黎明，他放棄了爵位與財產，犧牲了學術界的榮譽，更拋掉了知識份子的包袱，走向群眾。

作者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篤行者，然而這種主義並不能使千百萬窮人擺脫被盤剝，壓榨的悲慘命運；也不可能真正導致自由，平等的新社會的建立。這是他思想上的大缺點。不過，本文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發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敗，並能喚起行動的熱情，還是一篇值得再讀的文章。本刊將分數期刊完。

點兒，可是你却有着機會去直接觀察現在的工人過着怎樣疲勞困苦的生活。

現在就假定你是前一種人，我先和你談談，然後再和後一種人談話；我以為你是受過科學教育的。假定你要去做一個……醫生。

明天就有一個穿着工衣的男子來請你去給一個婦人看病。他把你領進一條窄巷子，巷子是那麼窄，兩邊的住戶差不多可以在過路人的頭上握手；你借着一盞油燈的搖搖欲滅的燈光，在那臭氣薰人的空氣裡爬上鋪滿灰塵的又險又窄的樓梯，爬了兩層，三層，四層，五層，才進了一間陰暗冷濕的房子，看見那個病人躺在一張破床上，蓋着醜陋的破被，還有幾個臉色蒼白青黑的小孩只穿了一點單薄的破衣服在那裡冷得發抖，大大地睜着眼睛望你。那個丈夫辛苦了一輩子，無論是怎樣繁重的工作，他每天總是勞動十二三個鐘頭；可是現在他失業已經三個月了。在他的那種職業裡，失業照例是每年都有的，本不算一回稀罕的事；不過他從前失業的時候，妻子還可以出去做做短工……也許就是去洗你們的襯衫，每天賺得三十個銅子；但是現在她已經病了兩個月了，這家庭於是更加窮困悲慘了。

醫生先生，你怎樣給那個病人開藥方呢？你一看就知道她的病源是普通的貧血，營養不足，缺乏新鮮空氣。你叫她每天吃點好飲食嗎？你叫她去做點露天的運動嗎？你叫她換一間乾燥的，空氣流通的房子嗎？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要是她能夠這樣做，她就用不着等你來指教，她自己早已經做了！

如果你的心腸好，言語又直爽，態度也誠懇，那麼這家人會告訴你許許多多的事情。他們會告訴你在板壁的那一邊住着一個可憐的熨衣女工，她咳嗽那樣厲害，你听了她的咳聲也要心痛；在下一層房子里，所有的小孩們全都患着寒熱病，住在樓下的那個洗衣

婦大概也不會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了；還有住在隔壁房子的那些人，他們的環境還要更壞。

你對這般病人說些什麼話呢？勸他們改良飲食，轉地療養，少勞苦一點嗎？……這些話，你當然想說，但是你却不敢說出口，你只得忍住心痛，滿口咒詛地走出來。

第二天，你還在想那些住在破屋裡的人，你的同事就跑來告訴你，昨天有個僕人用一輛華麗的車子來接他。這是去給一個住在高樓大廈裡的富家太太診病，這個女人一生專門講究打扮、交際、跳舞，或者和一個愚笨的丈夫口角，時常通宵不眠，現在弄得憔悴不堪。你的同事勸她生活不要太放蕩了，飲食也該吃點清淡的，多在新鮮空氣裡散步，脾氣也不要太暴躁；她既然不做一點生產的勞動，也應該多少做點輕巧容易的室內體操！

前一個女人病死了，因為她一輩子從沒有吃飽過，也從沒有休息過；後一個女人憔悴了，因為她一輩子閒着，從來不知道勞動是怎樣的一回事。……

如果你是一個生性柔弱的人，對於什麼事都可以忍耐下去，便是看見那些最令人生氣的事情也不過是輕輕嘆一口氣，或者喝一杯酒來安慰自己，那麼時間過久了，你就會漸漸覺得像上面那種不平的生活對照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你的獸性又會鼓舞你，使你只存着一個念頭，就是你自己也跑到那般享樂的人裡面去，免得以後再和衆人為伍。然而如果你還是一個“人”，如果你要你的一切情感都用志願的行為表現出來，如果你的靈性還沒有被獸性完全毀滅，那麼你會有一天回到家裡一面對自己說：“不，這是不公道的。我們不應該讓它這樣延長下去。單是治病並沒有用處，我們應該預防疾病。只要大眾的生活稍微富裕一點，知識稍微發達一點，就可以給我們減少一半的病人和一半的疾病。醫藥有什麼用處！我們最先需要的還是空氣，食物和不太過度的勞動。要是沒有這些，那麼所謂醫生這種職業只不過是欺騙和虛偽罷了”。

那時候你就會懂得社會主義了。你就願意研究它了；如果你還覺得利他主義並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辭，如果你應用自然科學家的嚴正的歸納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你最後就會跑到我們的隊伍裡面來，你會和我們一樣為社會革命努力工作了。

但是你也許會說：“我不要幹實行的事情，我們還是去做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專心去研究純粹科學。純粹科學是永遠會有好結果的，即使對於現在的人沒有什麼多大好處，後代人終究會得到它的利益”。

我們姑且先來考究你研究科學的動機是什麼，你要在科學裡面尋求些什麼東西。難道就只是那種快樂，那種由於研究自然界神祕，運用我們的智力，而得到的快樂嗎？不錯，那種快樂自然是很大的。然而我要問你：一個為了使自己生活的愉快而研究科學的學

者和一個只圖一時的快樂拿酒來開心的醉漢，究竟有什麼不同呢？自然，學者選擇快樂的泉源，是比較更聰明點，因為他從那裡面得到的快樂是更來得濃厚，更來得長久。但也就只有這一小差別！此外，學者也罷，醉漢也罷，他們都懷着同樣的利己的目的，這就是個人自身的快樂。

但是你決不如此，你決不情願過那種利己的生活。你研究科學，是想為人類盡力，你有了這個思想，才決定去研究科學。

好一個美妙的幻想啊！其實，我們裡面不論哪個人，當初獻身科學的時候，誰不會有過這個幻想呢？

然而如果你真正是在為人類着想，如果你研究科學的目的真正是在為人類謀幸福，那麼你一定會遇見一個可怕的難題了；因為，只要你還有一點公正的精神，你一定立刻會看見在現在的社會裡科學不過是一件奢侈品，只能使極少數的人生活得格外舒服，而人類的大多數，差不多可以說人類全體，却絕對不能得到它的利益。

事實上，在一百多年以前科學就已經建立了正確的宇宙組織論的觀念，然而如今有着這觀念的人，或者有真正科學的批評精神的人究竟有了多少呢？至多不過幾千人罷了，在那至今還抱着野蠻人的偏見和迷信，因此常常被那般宗教的騙子愚弄的億萬人中間，這個小數目算得什麼一回事！

再舉一個例來說，關於我們的身心兩方面的衛生，科學也已經給我們造就了許多合理的基礎了，但是請你睜開眼睛去看看它的成績怎樣。科學告訴我們，要怎樣生活才能够保持我們身體的健康；要怎樣做才能够使我們人口的團聚順遂繁榮；它又給我們指出了達到道德的與智識的幸福之路。但是科學家在這兩方面所成就的巨大工作至今還不過是些書本中的死文字！並沒有被人實行過。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到現在科學還只是極少數的特權者所專利的東西，這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把現社會分成兩個階級（一方面是工錢的奴隸，另一方面是資本的盜賊），使得一切關於合理的生活情形的教訓對於十分之九的人類毫無益處，不過是一種可悲的嘲笑罷了。

我還可以給你舉出許多例子，但是我不必多說了，我請你從浮士德的書齋裡走出來罷（註一）。那裡的玻璃窗已經被堆積的灰塵弄黑了，很難放陽光進來照耀在書本上；請你走出來看看四周的情形，你自己隨時隨地都會找到證據來證明這個思想的正確。

在這時候，我們已經用不着去增加科學的真理，和增加科學的發見了。最重要不過的事，還是去傳佈科學所已經獲得的那些真理，把它們應用到實際生活上去，使成為萬人公有的東西。我們應該設法，使人類全體，都能了解而且應用科學的真理；這樣科學才不會再是一件奢侈品，而變成萬人的生活的基礎。要這樣才合於正義！

進一步說：為科學本身計，也非如此不可。因為

（轉第 15 頁）

訪問世界

流
浪
者

這是一個世外桃源，與外面的塵世隔絕。

這是一個五光十色的訪問世界，四處都是一堆堆訪問和被訪問的人群。他們都是天之驕子，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面黃肌瘦，他們要談得是人世間的「大道理」，是個人的「英雄」史蹟，他們都出身「良好」，他們是「專家」，他們是「天才」。

我和我的弟弟漫步在這世外桃源，一堆人正在我們前面高談闊論，暢論古今，暢論上一代與下一代的差距。我們停步聆聽。

「哥哥啊！他們在談些什麼啊？」

純真的弟弟問我。

「弟弟，他們在談人生的道理，你仔細地聽下去吧！」

「哥，他們談得真起勁，精神真飽滿啊！」

「當然囉！人家都是吃飽飯太空閒了，才坐下來論古今。像我們，兩餐不繼，只好談談麵包價格劃一，巴士車價調整等問題咯！」

「哥，听不懂啊！為什麼他們的話裡混雜着許多怪腔怪調？」

「哦！弟弟，想是他們的華文字彙不够用，雖然簡單的幾個詞語，也得借用英語來表達一番才行啊！」

我沉吟片刻，嘆！不對，他們都是社會的「英才」，受過良好的華文教育，怎會不懂華文呢？

「啊！弟弟，他們也許覺得不借用英語顯不出自己是學貫中西吧……。」

「他們說什麼差距，造成一般美國青年背叛大亨爸爸，拋棄了所謂高貴的生活，燒火車，破壞電腦，組織造反……哥！我怕啊！」

「那是大亨的兒子，過慣高貴生活的人的做法吧了！他們有些是喜癡士，但不少喜癡士也已開始醒覺，他們已不再胡鬧。你知道嗎？美國廣大生活貧困的黑人和白人，受着種族的歧視、慘酷的生活驅迫使他們要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這股力量正一天天壯大起來，而廣大的青年並非要反叛跟他們一起受苦難的上一代，他們的敵人是這個丑惡的社會制度和它的保衛者。」

「哥，還有一位高貴的小姐說：一般青年吃飽了

飯，還崇尚着武力和改革呢！」

「哦！那高貴小姐所謂的“一般青年”，本是一部份富裕家庭的子弟，和許許多多受不合理的社會蒙騙誤導的青年吧了。他們本也具有青年人的朝氣、活力，甚至正義感，但他們認識不到正義與不正義兩種戰爭的本質。他們混亂不清的認識使他們失去了生活的宗旨，他們所表現的正是那位小姐所說的苦悶的發洩；因此，他們會漫無目的地燒火車、破壞電腦……」。這一部份青年的暴力與漫無目標的改革，和西方廣大青年在反越戰爭、反種族歧視等學生運動中，所表現的巨大勇氣、力量與精神，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但他企圖以「時代差距」這新奇的名詞，來模糊青年朋友們對事物的分析與認識，也正說明了那位小姐所能做到的社會改革，是要在鬼神的庇佑下才能進行呢？」

「哥哥，他們的話裡口裡都是一堆堆生硬的詞藻，一篇篇用大堆名詞砌成的陳朽道理，不要呆下去了，我們走吧？」

「這是一個商業化的社會，一切都要靠裝璜啊！沒有美麗的裝璜又怎遮蓋得住裡面的陳腐，沒有美麗的裝璜又怎顯得出是「名廠出品」，讓別人對他另眼相看，讓自己名傳千里。其實，道理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心體驗出來的，不要再听高調了，走吧！弟弟。」

+ + +

我們才走不遠，又看到前面排列着一群人，年紀很輕，但每個的額上都隱約寫着「天才」兩個字，他們身後站着他們的朋友和家人，每個人的臉上，精神飽滿，笑逐顏開，都在等待着別人的訪問和拍照。

「哥哥！看哪，那是一群天才啊！他們個個精神奕奕，他們都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有這一群人，我們的社會有福了。」

「弟，你有所不知，你以為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是靠幾個天才便可支撐起來麼？外面的高樓大廈，車輛船舶，那一樣不是靠勞動者的雙手建造出來——他們才是值得歌頌的，然而，他們吃不飽，住不好……。」

「哥，你說得對，但「天才」還被訪問，被拍照呢！」

「是的，他們有充足的客觀條件和物質基礎，他們又願意死啃着幾本破舊的教科書，他們符合了某些人規定下來的條件，所以他們被人叫做「天才」，然而他們尚未步入社會，尚未對社會有所貢獻，却被捧為「天才」，他們的心靈正被摧殘着啊！他們正應該好好學習，努力向上，我為他們而覺得可惜啊！弟弟，讀書是為了充實頭腦去運用雙手創造世界，不是當做名成利就的踏腳石。」

「哥哥，你說得對，世界是大腦和雙手創造的，不是用口談出來的。」

「弟弟，走吧！走出這裡到外面去，外面儘管日晒、風吹和雨淋，我們還是到外面去。」



李逸

我氣阿歪



人們總是管她叫「阿歪」的，這個臃腫的婦人，總這麼帶着一股山芭裡的氣味、逛來蕩去。

我總是埋怨媽媽要跟她這麼親切。每一回，她鏘鏘的敲起了門，我一看到她那無所謂似的表情，總要心裡嘖嘖。我常常很自認是知書達禮的，但每見了這個山芭人，我的禮貌都去了九霄雲外。我繃起了臉孔，讓嘴邊的肌肉動一動，算是招呼，然後快快的看她把滿是污穢的拖鞋摔在門外，又一扭一扭的和媽媽嘰咕呱啦去了。

我其實很知道我的態度大概不很正確。我常常在教導我的補習學生時，總特別強調要他們到民間去，為勞苦人民服務。所以，對我媽媽的這些鶻衣百結的朋友們，我總是盡量的表示一個尊重的態度。而其實這些皮膚粗糙的窮朋友，他們總要對媽媽說：「嗨！二樓嫂，妳好福氣，養了這麼個大學生的孩子啦。」然後總忘不了很謙恭的對我點頭微笑。而對於他們，我也是樂得彬彬有禮，最少表示我是和那些魚肉人民，看不起貧苦大眾的知識份子是有不同。然而，有時却也還是很討厭這些人。他們總動輒很受寵若驚。就像那擺零食攤的老孀，每回見了媽總那麼感動的說：「你的孩子真是禮貌極了呀！」結果真的，我每回經過她的零食攤，總忘不了去禮貌一番。

阿歪可不在乎這些了。所以起先我還是弄了個笑臉，漸漸也懶了這一招。

在我們這個家，阿歪是被列為最不受歡迎的人物。設想想在我們這個這麼乾淨，有着各種電器設備的典雅大廳裡，却來了這麼個土裡

土氣的人，這的確是很碍眼的。而最可恨的是她阿歪一來總要盤桓個老半天不走。但媽媽可不介意，她這麼說：「就在那十年前，我們家道中落的那個時候兒，我們就靠得這些個窮朋友，山芭人的幫忙不少喏！」

我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但總覺得像她阿歪為什麼就不穿得乾淨一點兒，或者是表現得端莊一些也好。

而最令我嘔氣的是她總那麼兒的無所謂，也總那麼的不客氣。我們這兒有時留有一些殘羹餘飯，她就那麼的不客氣的吃了，也沒有一些不好意思的樣子。就是喝水，也總要拿了我們漂亮的玻璃杯就照喝。跟媽媽談天時，不是又開了腳，就甚至在媽媽的彈簧床上索性臥了下來。所以我總是要把她和劉姥姥想在一起你聽她常閒扯些什麼話？她說她夢見了她死去的爸爸給了她「真字」，然後是她那個兩歲大的阿蓮，也會跟大伯公求真字啦！

在我們這個區域裡，賭徒是很多的，但這些爛賭虫，却大多是窮光蛋，也就是我媽媽的「窮朋友」們，而且就好像阿歪一樣，大多都有了十多廿年的「賭史」。

「為什麼妳們總要那麼死賭活賭的？」一回我沒好聲氣的問阿歪。

「嗨！賭也死，不賭也死。」她那麼無所謂的回答。

這幾個月來，媽媽也竟然就迷在賭博裡，我們由是更痛恨起阿歪來，我們總覺得是她拉了媽媽下水。結果，有一回，媽媽和一大群賭友被抓到警察局裡，令得我們覺得顏臉全丟。但她阿歪仍是那麼無所謂的說：「才罰五元算得了什麼呢

！我警告過你媽媽警察是在拜四、拜六才抓人的，只有在禮拜天和公共假期才是最安全的，偏她要冒這個險。」說着說着她又臥到床上去了。奇怪的是她應該覺得我們家裡對她臉色很壞的，偏她仍那麼的無所謂，有時還要找爸爸搭訕，談些毫無見識的話。

一回我打外頭回來，却看到地板上歪歪斜斜，又躺又坐的有五、六個小毛頭，衣衫襤褸，臉色青黃，原來都是阿歪的寶貝們。這些小傢伙舉止粗魯，渾身污穢，顯然是缺乏教養的一群。我想到了他們那個整日沉迷賭窟的媽媽，我想到了將來的社會上又要多出現一批地痞流氓，我也想到了山裡頭那座污穢、侷促的小茅屋，就是這些可憐虫的天下，但他們竟然都在這個大廳裡又躺又臥，我心裡頭起了一陣深深的厭惡。

我對阿歪如果有什麼好印象的話，那還是她每年的節日裡總忘不了送一隻她們養的鷄來。我總覺得他們是那麼窮了，竟然不吝嗇這麼一隻鷄。還有一回是我大學的學費沒了着落，承蒙阿歪的一個金戒指，解決了我的困難。不過，坦白說，對她的幫忙，我總覺得接受得很不舒服。

阿歪的丈夫是賣蒸熟花生的小販，所以阿歪每每要帶一兩包花生給我們吃。我可是要等她走了以後才動那包花生的。

直到一回，母親胃病發作，呻吟病第。問候呵護的人很多，但却只有阿歪七早八早的趕着送藥散、藥丸。我想，這的確是比那些在口頭上呵護問候的好多了！一切好的事情，只有在發諸行動的時候，才



為誰 服務

崇漢

甲是一位工人，乙也是一位工人。

甲：你對於技術與非技術工人（普通勞動工人）的生活、前途，有何看法？

乙：技術工人受到社會人士的重視，有一技之長，可以大獻身手，就不怕找不到工作，而且，待遇也好，有「錢途」，工作也較有自主權，物質享受也比普通勞動者好。相反的，非技術工人，就不如技術工人那麼得意了。

甲：在目前所謂「自由競爭，機會平等」的社會里，廠房、機器，一切生產資料是屬於誰所擁有？

乙：當然是屬於私有制度下的資本家所擁有。

甲：那麼，技術與非技術工人，到底都是為誰服務的？

乙：資本家僱用勞動工人，為他們作生產勞動，賺取巨額利潤充塞私囊，當然工人是為有產者的利益而服務的。而技術工人作為一種更為有效的生產工具

，則能更好地滿足資本家的利慾。

甲：所以說，技術與非技術工人，同樣是受到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剝削、迫害。當他們年老力衰，工作效率不能達到剝削者的要求時，就會被當成老狗般一脚踢開。他們，同是一條藤上的苦瓜。

乙：照你這樣分析，技術工人就不應該有「目空一切」的自負心理。

甲：是的，應該嚴正地指出：凡是勞動階級（勞心或勞力），都是神聖的。

乙：那麼，現在主要的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

甲：在一個公平合理的新社會，所有一切勞動生產，都是為了國家的興盛、復強，為了人民的集體利益而奮鬥。只有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的勞動工人，才是真正值得自豪、才有真正的幸福。

乙：我明白了，一個非技術工人，他的工作性質很辛苦，薪水又少，生活水平很惡劣，終年遭遇到各種的阻難和打擊，但他却為了爭取人類的進步和幸福，團結廣大勞苦民眾，使他們認清這個社會的本質，做人的意義，生活的目的。他有一分熱，就發一分光，這樣的工人，才是位好工人，才值得敬佩，學習。

甲：雖然非技術工人的工作是很平凡的，但他却做到了勞動結合階級鬥爭，為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被壓迫的人民的解放事業，做了不平凡的貢獻。

乙：人民戰士的生命永遠奔騰向前，青春永在，身雖死，志長存。

真正的顯出了它的意義。阿歪是從來不懂得細言細語的。

於是我漸漸的發現到了山芭佬阿歪到底有她好的一面，那是善良和熱心。

然而我對阿歪的爛賭，她的無知，迷信，她的驕傲的寶貝孩子，仍有着深深的厭惡。

這天，我弄幫同學老賴的車回家，跟他談起了我對阿歪這種人的鄙視。

「儘管這一兩年來我看過不少健康的雜誌和書籍，作了多少思想的檢討，但我總容忍不了無知和醜態。」我慵懶的說

「但，厭惡無知是可笑的。」老賴開動了車子，又說：「因為，無知本身不是一種罪過，而表面上的醜態又算得了什麼？我們應該說這是因為這個社會的不良的制度，才產生了這些被遺棄的無知的一群。你應該除掉你背上這個知識份子

的包袱。」

「我那會不知我背着一個包袱。」我無可奈何的說：「但我應該怎樣做呢？」

「成為他們之中的一份子，去幫忙他們，了解他們！學習他們的不畏苦精神，去推行社會的改革！」老賴很激動的說。

「可是我們有沒有犧牲『前途』的勇氣呢？」我頹喪的說。

「我最看不起那些手不提，肩不挑的知識份子。」老賴顯然逃避我的問話。他轉着他那輛先鋒牌的駕駛盤，忿忿的說。

「就好像你吧！你一向就有車代步，對普通人民擠巴士的困苦就全然不知。而且你連巴士車都不會搭，又怎麼說？」我握着車門的把柄問。

「搭巴士車浪費時間，又擠得要死，何苦來？」老賴淡淡的說，「其實我們也沒必要這樣做不可的

，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呢！」

「所以其實你仍背着知識份子的大包袱！」我笑了起來。

「你呢？」他不服氣的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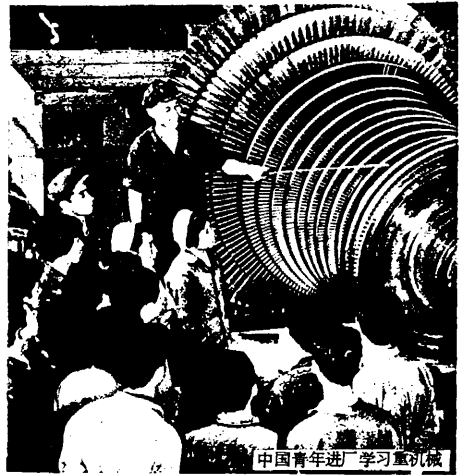
「啊！」我沉默着。「但我就要扔掉的！」我握緊了拳頭。



羣衆路綫的教育

林旭譯並改寫

(取材自“ The wall has two sides”)



所謂羣衆路綫的教育，乃是一種普及人民，惠及人民的教育路綫。

教育，不應該是有數的幾個特權階級的專利品。教育的意義，在於能夠開化人民，促進國家、世界的進化與發展。

羣衆路綫的教育，更具有另一重的意義。它在於能使廣大的人民掌握更好的知識，從而在工作中發揮更高的效率。

通過了羣衆路綫的教育，知識份子也能够在工作實踐中，使理論更臻於完善，越發靈活。

在中國，所謂「羣衆路綫」的教育是遵循着「在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工作」的概念。

看來，這並不是一條容易到達的路綫。早在五十年代的初期，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員方面就曾舉行過一段長時期和相當激烈的辯論，商討有關教育方面的一般路綫。

有一組人特別看好一種「急速計劃」，希望通過一系列「填鴨式」的課程，迅速的培養出專門化的技術工人。（這就好像在戰爭時期，英國和美國所創立的一種班級，在這種班級裡，一個完全不懂三角學的學生，却可以在兩個星期中學完航空學。）

有另外一組人却支持一種更長遠的計劃，他們的目標是在於全面的培養許多「多才多藝」的人民，他們能夠「根據社會的需求，有次序的由一個生產支站移到另一個生產支站」（引用恩格斯的話）。所以，從這個觀點出發，學生們不但

要學會連接電路，還同時要明白歐姆定律和電磁力的定理。

結果，當然是第二組人獲得了勝利，他們的計劃很成功的推行開來。

教育是應該和生產勞動力聯繫在一起的。一個工人在工業生產裡必須掌握多樣的技巧和原理，同樣的，一個農夫在農業生產裡，也應該樣樣精通。更有甚者，一個工人必須同時也是農夫，而一個農夫也應該是一個工人。這樣一來，不但大大的增加生產，而且，當社會需要的時候，國家方面也能够在勞動力作一個合理的調整而不致引起混亂。

羣衆路綫比起動員全體人員來，的確能提供更大的利益。它指出一條通過教育而達致國家團結的路。

很多世紀以來，中國最令人詛咒的地方是在於他們的雙重分級，那是階級和地理的分級。在地理上，南北，東西和城鄉都有着很大的分別。在階級上，士大夫和地主商人分成兩大階級，而這兩大階級又與廣大的務農為業的人民再分成另兩大階級。

學術活動是上層階級人們的特權。體力勞動則是下階級勞苦大眾的事情。所以，一個讀書人如果竟然拿起螺絲鑽來，則是貶低了他自己的身份，而一個農夫竟然看起書來則是僭越了自然的規律。在所有封建傳統的社會裡，是必然要衍生出這樣的「分級」的。

所以要推翻這樣腐朽的制度，

羣衆路綫是最正確的路綫。

對於這樣把教育和體力勞動綜合起來的羣衆路綫制度，曾經引起了許多西方學者的批評。就好像美國廣播公司的撰稿人史丹利里則就曾經這麼下一個定論：「工人，已經被解除了他們工人的身份。有一天他可能是教師，但下一天他却成了農夫，再下一天他可要成為鐵匠了。」史丹利認為中國嘗試掃除腦力和勞動力，農夫和知識份子之間的界限是荒謬的。

然而，我們知道，許多西方的社會學家，都正意識到我們日益增加的專業化生活，已然使到我們的生活圈子縮小，視野狹窄，所以他們老早就呼呀要來一個改革。仔細看來，「羣衆路綫」不正剛好滿足這樣的一個要求嗎？

牛津大學的約瑟夫博士，在考察了中國的教育以後，就發表了這麼一篇頗有見地的言論：

「在以往的日子裡，中國在傳統上士大夫們都盡量避免從事體力勞動。然而，中國人現在正決定克服這樣一種錯誤的傳統。也許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由於過份的熱心而造成了對羣衆路綫作了過份的誇張，但，這些運動的宗旨在基本上都是很正確良好的。」

所有的文化和文明，都由於理論和實際的分離而犯上許多錯誤，遺下許多漏洞。但，所有偉大的思想家們，實驗工作者，和藝術家們都一致的認為，一個人只有當他綜合了腦力和體力的經驗，才能够發

揮出他最大的才能。所以這樣的結合，不但獲得了自然的真實知識，同時，對那些被要求在手工上對社會作出貢獻的許多人民來說，也賦予了深刻的同情……。所以，如果以為體力活動是一種丟臉的處罰行為，是完完全全誤解了中國的作法和用意。

在北京大學裡，每一學年學生們被規定要進行兩個月的「把理論付諸實現」的工作。舉例來說，一個讀化學的學生必須在一間化學廠裡實習一個時候，而讀物理的學生則要跑到五金工廠或電子廠裡接受訓練。而到了第二個月，實習的期限也可以擴展到整個學年，依據學生的課程進展，而分配成幾天就來一次實習。教授們也一樣要進行最少一個月的工廠實習，只有那些體弱或年老的可以豁免。

在那裡，每個人都那麼的充滿了活力和熱情，他們都那麼的勤勞和忙碌，真令人起了一種「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感覺。

站在大學裡大餐廳的中央，一片空蕩，沒有桌椅。黑黝黝的頭顱擁擠着，看着這一群青年捧着碗扒着飯吃，又看着他們將空碗置於水龍頭下沖洗，你會起什麼感覺呢？但，讓我們忘掉這些建築物和四周圍乏味的一切，只要看看這些年青人的臉孔，那你就會開始明白中國了！

如果你隨便的找一些學生來問：

「你們現在唸些什麼啊？將來又打算做些什麼？」

那他們一定會很驕傲、率直而且迅速的給你這麼個答覆：

物理，將來要當語文教師，水電工程師，地質學家……。

如果你問：

「將來要上那兒工作？」

那所有的學生幾乎會同樣的答覆說：

「去國家最需要我去的地方！」

起先，這些答話看來似乎都很天真，而且也似乎有點不大忠實。

然而，幾乎所有的學生都這樣

的回答你的時候，你不得不開始相信他們的確有這樣的決心了。

再一次的我們看到，促進團體向前的希望，遠遠的強過滿足個人的慾望。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這個非常獨特的國家裡，我們開始聽到這麼一個年青的聲音響了起來：—

「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是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

在這麼一個走群眾路線的國家裡，我們不禁要這麼懷疑，為何大家的思想都這麼的一致，想的東西一樣，談的話題也是一樣，而實際上，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裡，我們也要能接受反對的意見和不滿，而這些不滿都不應該被曲解為不忠於國家。

也許有人這麼答：「只要你不攻擊政府，不反對社會主義，那你儘管可以發表你的異議和不滿。」但這樣的答覆是很牽強而且更矛盾，到底人民還是要閉起嘴巴。

也有人會這麼說：「這個政府是大多數人民所擁護的！」

然而，「大多數」也可能是錯誤的。所有偉大的改革和進展，通常都是由不滿現狀的幾個人發動的，就好像中國的革命，也還是由不滿現狀的人發起的。可是，也許有人說：「目前領導我們的這個政府，時時的都在照顧我們的利益和安全，我們為什麼要攻擊他們呢？而且，這個政府，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改變，也使我們的生活安穩。」

但我們的意見並不是要去攻擊政府，而是要養成批評他們的習慣。也許你現在的領袖是明智的，然而有朝一日他們嗚呼哀哉，那起來掌握領導權的很可能是一個笨蛋，而那時你又不能夠批評他們又怎樣呢？這就好像曾經在蘇聯發生過的一樣，沒有人可以被允許批評史達林，更遑論批評庫魯雪夫。結果，直到史達林死後，才發現犯上了許多恐怖的錯誤。為什麼要禁止人民去指出這些錯誤呢？

「可是，嗨！老兄，讓我們清醒一下，且看看在美國吧，那兒人

民可以『自由』的討論，『自由』的批評政府，指出政府的『錯誤』，但，我們仍然的看到美國的『野心家』政府，在中南半島的土地上大肆殺戮，橫行霸道，可見『自由』不過是美國野心家所掛出來的一個狼外婆的面具而已！」有人這麼答。

我們該是啞口無言嗎？



迎新小唱

+ 崇漢 +

歲暮的風雨平靜了
又一次嚴峻的考驗
遼闊的田野
披上一片綠色的新裝

新的一年
舞着時間的巨輪來了
果敢的人們啊
抖擻精神繼續向前

過去是陰霾淒苦的日子
罰款、牢獄、飢寒……
儘管有無止息的壓力啊
還要把理想的火炬來高燒

海燕要在風雷閃擊中翱翔
野草要在石縫裡頑強茁長
磨練呵不甘屈辱的人們
光輝燦爛的未來要創造

冰霜凍滅不了抗爭的火苗
新的力量要推毀舊的「天堂」
用那時代的刀槍開闢勝利的道路
新的模樣呵新的歡唱



江新畫稿

馬

早期的馬來古文學並沒有文字的記載。所以，我們不能確定馬來古文學的開始是在那一年代。同時作者的名字我們也無法知道。

馬來民間故事

最古的馬來文學是民間故事。由於那個時代並沒有馬來文字，所以他們的文學是以傳說的方式來傳播，如此一代一代的口傳下去。到現在馬來民間故事大部分已被寫成文字，收集和裝訂成書本了。

馬來民間故事和當時人民的生活環境，思想，信仰有着密切的關係。大部分的馬來民間故事是和世界上其它國家的民間故事內容相似。這一點，各個學者又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說法是，以為古代世界各民族有相似的生活環境和思想，所以產生的民間故事也就相似了。另一種說法是，印度是古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因此世界各國的民間故事多淵源於印度民間故事集。有鑑於此，各民族的民間故事也就大同小異了。第三種說法則是心理學家佛洛伊特 (FREUD) 的見解，他認為由於社會與環境的不許可，人們往往不能把他們所想的，所要做的事表露出來。只能把它隱藏在心裡。久而久之，這些隱藏的心事便由做夢或寫成文章來發洩。因為人類的思維有許多地方是相似的，因此所產生的故事內容也就相似了。關於這些學者的說法，我們姑且不談。讓我們來看看馬來民間故事可以分成幾種：

簡言之，馬來民間故事大致可分為：

(一) Cherita Asal Usul —— 用神話故事來解釋自然界生物的產生，城市的產生等。例如解釋為什麼熊的尾巴這樣短，為什麼蟒蛇沒有毒，馬六甲城是怎樣成立的。

(二) Metos —— 含有宗教意味的神話民間故事，解釋王族的產生。例如阿齊王室 (Acheh) 是天上神仙和阿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的後代。

(三) Legenda —— 把他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神化的故事。

(四) Cherita 2 Hantu dan Peri —— 神鬼幽靈的故事。

(五) Fable —— 以動物為主角的民間故事。例如聰明的鼠鹿這個著名的民間故事，在這裡，人只在故事中擔任配角而已，而且常常被形容成為愚蠢。鼠鹿雖然是小動物，可是牠的智慧和機警却遠勝過其它的大動物。這類故事，通常都含有教育意義。就拿鼠鹿的故事來講，它教導人類必須善於思考，以解決一切生活問題。

(六) Panglipur Lara —— 愛情故事。

(七) Cherita Jenaka —— 滑稽的民間故事，含有諷刺的意味。例如『偷載的故事』 (Si LUNCHAI)，故事內容是說一個叫偷載的人，他對國王和貴族們行徑很不滿，因此製造機會作弄他們。有一天，他假裝剛從天國回來，奉了天帝的命令傳告國王和貴族們如果他們要看到他們在天國的父母們，就必須建一

個通道，由他在一旁唸經祈禱。當通道造成之後，偷載在一旁喃喃唸起經文，並且聲明除了私生子之外，其它的人是可以看到在天國裡親生父母。被愚弄的國王和貴族們，為了面子和尊嚴，都忙着說有看到自己的親生父母，唯有偷載心知肚明，在旁暗笑這批受愚弄的人。

馬來詩

在馬來古文學裡，除了上述的民間故事之外，詩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馬來詩的種類主要分為班頓 (Pantun)、夏厄 (Sha'er)、達立文 (Talibun)、哥烏零南 (Gurindam)、實洛加 (Seloka) 等。由於當時文字還未能普遍應用，因此這些詩，尤其是班頓，都只能用口述來傳播。

班頓 (Pantun) 是馬來民族的詩歌，就好像中國詩經中的十五國風，是由民間一些不知名的人士所創作的，最具有民族代表性的詩歌。同樣的，在馬來社會裡，班頓也是最受人們歡迎的。在過去的馬來社會裡，宴會時，有時也會用班頓對詩。在工作時或在休息談笑時的青年男女們也時常利用班頓來對詩。班頓通常是由四句組成，所要講的內容全部包含在這四句裡。每句大約由四到六個字組成，第一句的最後一個音和第三句的最後一個音有押韻，第二句的最後一個音和第四句的最後一個音有押韻。我們最熟悉的一首班頓是：

Dari mana datang-nya lin-

耑右文季簡介

☆蘊平☆

tah,
Dari—lah sawah turun ka—
kali,
Dari mana datang—nya Chi—
nta,
Dari—lah mata turun ka—
hati,

河裡水蛭從那裡來，
是從那田裡向河裡游來，
甜蜜的愛情是從那裡來，
是從那眼睛裡到心懷。

通常前兩句是描寫風景或者地方，後兩句則用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前兩句和後兩句在內容方面有時連貫，有時不連貫。

夏厄 (sha'er)、哥烏零南 (Gurindam)、實加洛 (seloka) 都是來自外國的。夏厄是隨同回教的傳入而進入馬來文學的領域，它傳自阿拉伯。不過阿拉伯的夏厄和馬來的夏厄是有不同的地方。夏厄普通都是描寫感情的詩，在形式上，它和班頓一樣，由四句組成，不過每一句的最後一個音是一樣的韻，而內容往往不是四句所能完全表達的，因此有時長達好幾百段。

哥烏零南是來自淡米爾，而實洛加是從印度的梵文演化來的，兩者之間很相似。著名的馬來學者雅亞峇 (Dr. Za'aba) 說哥烏零南和實洛加是一樣的。

印度文化的影響

有文字記載的馬來古文學，可以說是從外來文化影響之後才開始的，也就是從印度文化的進入而開

始。隨着印度商人從四世紀開始到東南亞經商，印度文化也被傳入馬來文化的領域了，文學是文化的一份子，所以也不例外。印度古文學裡有兩本著名的書，就是『Mahabharata』和『Ramayana』。這兩本書給予馬來文學極大的影響。這兩本書的描寫方法有不少被馬來古文學家加以借用，不過在還未應用之前，馬來古文學家先把印度文學的題材、內容、人物和背景加以馬來化。『Mahabharata』經過改變後，成為馬來古文學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Pandava Jaya』。『Ramayana』也是如此，它的化身在馬來古文學裡是『Seri Rama』、『Pandava Jaya』和『Seri Rama』都是馬來文學著名的文學作品。

回教傳入的影響

十三世紀時回教的傳入，對馬來文學的影響極大，不過因為印度文化對馬來民族文化的影響已根深蒂固，所以在初期，回教文化並不能發揮它的影響力。回教文化進入的初期也就是印度文化影響本地文化的後期，我們稱它為文化影響過渡期 (Zaman Peralihan)，這時期的馬來文學裡的故事內容仍舊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些故事的小節被改掉或刪除，例如對印度神的稱呼改稱為亞拉 (Allah) 或其他一些回教英雄人物的名字。印度的經文或咒文也被刪掉，故事的名字也被改了，所以馬來古文學裡，同一個故事有時有兩個名稱。

例如：

『Hikayat Shah Kabad』和『Hikayat Shal al—Kamar』相同，『Hikayat Mara Karma』和『Hikayat Si—Miskin』相同。

當回教已成為馬來社會多數人的宗教時，它的影響是很大的。在這以前，馬來社會中的至尊至上就是國王，一切東西都歸屬國王所有。所以當時的文學作品都沒有作者的名字，一來是認為一切成果都是國王的，二來是當時的作品大部份是把流傳已久的神話傳說加以統一記載，可說是群眾的創作而由一人執筆，故無作者可言。然而，到了回教的傳入之後，一般的作者已開始敢於把名字寫在作品裡了。大致上來說，回教文化的影響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沙母特拉巴塞王朝時代 (公元一二八〇——一四〇〇年)

(Zaman Samudera Pasai)

(二)馬六甲王朝時代 (公元一四〇〇——一五一一年)

(Zaman Kerajaan Melaka)

(三)阿齊王朝和柔佛王朝時代 (公元一五一——一六四一年)

(Zaman Kerajaan Aceh Dan Johor)

巴塞王朝是馬來歷史上最早接受回教的一個王國。當時在回教的影響之下的馬來文學也開始發展起來，可惜當時的文學作品能保留至今者已很少了，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那個時期的文學很有宗教氣氛，而且多數是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有一本著名的馬來古文學，

叫『巴塞王列傳』(Hikayat Raja Raja Pasai)，是講有關於巴塞王朝的情形。內容是以宮庭、國王、王子、公主和貴族們的生活為中心，很少反映人民的生活。馬來學者至今仍未能肯定『巴塞王列傳』是否完成於那個時期，抑或是巴塞王國滅亡之後才寫成的。『巴塞王列傳』裡雖有有關回教傳入的記載，不過，它並不是以歷史的觀點來記載史實，而都是些富有神話的傳奇故事。

當巴塞王朝滅亡之後，馬六甲王國便成為回教文化的發展中心，文學家都集中在馬六甲。當時許多阿拉伯和波斯的回教文學作品被翻譯成馬來文，也有好幾本書關於馬六甲王國的，其中著名的有：『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和『漢都亞傳』(Hang Tuah)。而馬六甲王國的法律書，也被列入馬來古文學中，其中有『馬六甲的法律』(Undang² Malaka)和『馬六甲海上法律』(Undang² Laut Malaka)。這些法律書會被列入馬來古文學中是由於這些書籍描寫出當時的社會階級和人民的理想，再加上它所應用的文句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因此，它被列為馬來古文學的重要作品。

馬六甲被葡萄牙人統治後，馬來古文學的中心便搬到阿齊王國和柔佛王國了。在阿齊王朝的強盛時期，回教文學的發展達到了最高峰，尤其在蘇丹伊斯干達木達(Sultan Iskandar Muda)的統治下，阿齊變成了文學家的匯集地。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有漢沙·凡蘇里(Hamzah Fansuri)，閃蘇令·阿爾——沙瓦特拉尼(Shamsuddin al-samatrani)，鴨都·老烏(Abdul Rauf dari Singkel)和賽克奴努丁·依因·亞利·阿爾——拉尼里(Shaikh Naruddin Ibu 'Ali al-Raniri)。

由於凡蘇里和阿爾——拉尼里的思想不一致，阿爾——拉尼里便利用他和國王的關係唆使國王燒毀凡蘇里的作品。這對整個馬來文學而言是一項重大的損失，這事件和

中國秦始皇燒書有類似的。

阿齊王朝時代的著名文學作品有：

- (一) Bustan ul-Salatin
- (二) Sha'er Dagang
- (三) Sha'er Perahu
- (四) Kitab Mi R'at al-Iman

柔佛王朝也一度成為馬來古文學的發展中心。著名的作品有『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

自從印度文化進入馬來社會，文人作者多供職於宮庭內，因此所寫得故事內容以國王、宮庭、王子為重心，缺乏反映人民生活的現實環境，受回教文化影響後的馬來文學也是如此。

馬來歷史文學

回教文化影響下的馬來古文學以歷史文學為主要。這些含有歷史記載性的文學不可以稱為歷史，因為它雖然有一些歷史的成分，可是故事內容多數是虛構和神話式的。以宮庭、國王、王子、公主和貴族們為中心，只是一種馬來社會片斷的描述，缺乏真實感。在馬來歷史文學裡，國王的祖宗是和歷史上著名人物或者神仙有連貫，往往帶有濃厚的神祕感。就以『馬來紀年』這本歷史文學作品來說，這本書說馬六甲國王的祖宗是阿歷山大大帝。『巴塞王列傳』記載巴塞國王的祖先是一位從竹林裡被發現的小女孩和騎在象頭上的一個男童結合後所生的兒子。

著名的馬來歷史文學作品有：

- (一) Sejarah Melayu
- (二) Hikayat Raja Raja Pasai
- (三) Hikayat Aceh

馬來古文學從未知年代開始一直發展到十九世紀就告一段落。接着下來，便開始了受西方文化影響的馬來新文學的新紀元。



※已走※

不得不承認，
那是炬火，
又說看得隱約，
那能毫無不平
隨喜讚美它！

老癡念纖秀白嫩，
愛不下爽朗豪邁。

炬火！炬火！
是你虛妄，
抑我徐緩？

什麼時候？
把纖秀白嫩融化，
鑄出爽朗豪邁來！

失落的人

陳陸

傳統把我壓得透不過氣，
現實把我打得遍體鱗傷。

我掉落在
——失落的一代。

拿着手槍 海明威怒視着我，
老人得到的是一根魚骨；
卡繆在另一邊招手，
地平線上的黑風在譁笑。

※ ※

一隻巨手把我拉一把，
堅毅的目光溫暖了心房。
我從“失落”又回到了人間。
強壯的膊膊挽我前進，
結實的土地給我無限的希望。
再見了存在主義的大師們；
再見吧海明威 自殺的懦夫。
不要再做失落的一代，
從此不再迷失與徬徨。

蒙難人民紀念碑

+ 野草 +

矗立雲霄的軀幹
皓白的體態
你傲立在南海之濱
在粗獷的海風中
俯視着四周繁華的景象
引起多少人對你的禮讚
也引來了多少情侶在你身下款款低語

但
你脚下埋藏着多少無辜的冤魂
三年八個月濃艷的鮮血——尚未抵償
而一層粉刷
却掩蓋了你身上斑斑的血痕
你脚下冤魂的聲嘶慘號已聽不見
淋漓的鮮血也已看不見
歌聲舞影中，這一場早被忘懷

海的那方又傳來當年的號鼓雷鳴
而你
矗立雲霄的軀幹
皓白的體態
却仍沉默

任風狂吹雨猛打吧！
你四根柱子仍緊緊的擁抱
任風狂吹雨猛打吧！
讓它洗濯去粉刷油飾
在風雨中露出你身上的血痕

理論與實際

④魚羊④

大廈裡，
隔音玻璃鎖住冷氣，
專家的腦袋凍得既鮮且新，
輕易地得到繪測的靈感，
塗改規劃，
送入了革新的電腦，
瞬息間得出了結論：
二十年後！
人們有幸福，
拿美元過好景。
* * *
外邊是雷雨交激，
他們赤膊着任雨打風吹，
其中一個在自語：
「快了！再頂住些，
待會兒准要吞他熱粥三大碗，
還要來一個好久沒嘗的鹵蛋。」

* * *
機械地默默硬頂，
他們沒有一個，
會在風雨中，
侈望着冷氣房而發抖；
也沒有一個，
在飢寒中，
先做好二十年的美夢。

叫它塌下去

中立米甲

老王就是從這兒掉下去
今天叫替鬼竟也把我弄得戰戰兢兢
打住十二分精神，
捱着把這堵牆鋪平。

午飯時向工頭追補薪，
昨夜裡媽的嘆息又響起：
「亞才走了二趟，
我不得不信，
要六角錢才買得白麵包一粒！」

這堵牆多麼堅固，
還要花大工夫磨個光平；
以後依着它的，
是大肚臍和花瓶。

媽的！
恨不得一脚，
叫它塌下去。

从恶梦里醒来

—— 大学生活的回顧

小铁钉

(一) 混沌的日子

他做了一个梦。

他右手拿着一支匕首，慢慢地剖开自己的胸膛，看到心胸裡的一切。血还是红的，心在不规则地跳动着，有气没力的，好像随时都会停工。肝和胆萎缩得那么小，大小肠都是空的。胃是千疮万孔的，快要认不出了。原来裡面装满了石頭和木塊，還有幾支黑鐵釘呢！

他大驚，心狂跳着，彷彿要離他而去。他忙用雙手按住。忽然手指傳來一陣刺痛，好像被什麼東西刺到。他放開手仔細一看，原來心裡有一個小人，額上隱約寫着一個「私」字，手裡拿着一支荊刺，正鞭打着心臟的各部份。他怒極，雙手向小人抓去，冷不防嘩啦一聲，五臟六腑都跑了出來——

他醒來。背濕淋淋的，出了一身冷汗。

壁上的鐘叮叮噹噹地敲了四下，夜正深沉。他推開窗門，一道銀色的光輝撒了進來，房子裡是銀色的一片，分不清那是燈光，那是月光。四周像死了一般，一彎新月斜掛在枯樹梢上，在冷笑着。

冷風陣陣吹來，吹過樹梢，吹過草地，掀開窗布，輕拂過他熾熱的臉頰。但這未能使他冷靜下來，他全身的血液在奔騰着，再也無法安靜了。他在屋子裡踱了幾圈，拿出一本日記本子，在窗口藉着朦朧的燈光翻開來。

X月X日

今天是開學的第一天。

這裡的「大學生」與我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他們卑賤，下流，是十足的流氓相。

卅巴仙的男生穿阿非裝；一百巴仙的女生穿着各式各樣的迷你裙。每個人都打扮得妖里妖氣的，眼蓋膏，假睫毛，粉紅色的絲襪，樣樣齊全。我真奇怪，為什麼她們要打扮得那麼難看？難道不怕別人閒話嗎？為什麼？為什麼？或者這就是某些人所盛讚的西方文化裡的「開明」吧。

聽說大學生是社會的精英。日後他們會成為社會的骨干，統治着大部份勞力的下級臣民，因此他們要先學會作威作福，欺壓別人——這就是「拖尾」的來源。

這裡的規矩是這樣的，新生碰到舊生，要必恭必敬地說：

「舊生紳士，我能够很光榮地知道您的名字嗎？」

至於那些混蛋答不答你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花園的廣場上，兩個新生，一男一女，正被一群舊生圍住。男的拿着一支草，跪着，口中唸唸有詞。女的站在一旁，張惶着要走開，最後掩臉哭了。舊生們哈哈大笑。我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在旁「保護」我的一位華校舊生說：「男的是在向女的求婚。」

爲了方便舊生「歡迎」（凌辱）新生，學生會命令所有新生都要

打領帶，否則將被罰五十元。但我和幾位同學都不打。

走過餐廳，我看到一個新生把領帶打成蝴蝶狀，在講台上跳舞。台下大群舊生狂叫着，命令他做出各種下流的動作。還有一個被命臥倒在濕淋淋的地上，做屈腰上昇的動作。

我們不敢到餐廳去，只得跑到隔條街的一間咖啡店去，戰戰兢兢地用完那一餐。但在歸途上，我們却未能倖免。一個舊生從樹後跳出來，狂叫：

「站住！報名來！」

我們並排站着，沒有人答話。接着他講了一個很下流的謎來，要我們猜對了才給走。

我橫瞪着眼，真想痛痛快快地跟他打一場架。

那壞蛋看到形勢不利，悻悻地走了，還不住地罵道：「雜種，私生子，給我好好記住！」

下午上實驗課時，我赫然發覺到竟和剛才那混蛋同班，我感到可恥。

放學時我碰到那個在餐廳跳舞的新生，我向他打招呼，他忙站住。

「舊生紳士——」

「我也是新生。」我打斷他的話。「你不覺得舊生太過份嗎？」我的意思是問他爲什麼不反抗。

「這有什麼要緊，他們不過想認識你，不打不相識呀！」

好一個「不打不相識」！我十二分地不以為然。

「嘻嘻，我的意思是說你明年可以照樣作弄新生，這不是很好嗎？……」

我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裡的必修科是：

第一年：奴顏卑膝；

第二年：作威作福。

＊ ＊ ＊

晚上很遲才睡。想起小梅幾天前說的話：「現在大學裡一團糟，你是交不到一個朋友，學不到什麼東西的。」第一句我承認，但我從未準備到大學裡去交什麼朋友，又有什麼關係呢？至於說學不到東西，我可不以為然了。我唸的是理科，學的是科學技術，怎麼說學不到東西呢？我知道她是考慮到可能會走上追求個人的名利的道路。我說：「我進大學並不為追求個人的名利，我是一心一意要學好科學技術，好讓我將來能做出更大的貢獻。」

是的，只要我死時能對自己說：「我已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人類最宏偉的事業。」就是與魔鬼們為伍，也算不了什麼。我下決心努力充實自己。

X月X日

時間過得真快，開學已一個月了。我的讀書生活稱得上「恐怖」二個字。每天工作時間是：

早上八點到下午一點，

上午二點到五點，

晚上六點半到十二點。

每天開足十三小時半的工，但功課還是堆了一大疊，趕不完。這裡的教授講師多數是不負責的。他們來到講堂上只是機械地把講義唸出來，學生能不能吸收與他們無關。其中最討厭的就是那個大胡子的洋教授。上了一個月的課，除了知道他教的是「量子化學」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他很懶，講課有氣沒力，寫在黑板上的字也是迷迷糊糊的，看不清楚。他不會在黑板上寫過一個句子，既使寫單字，也用縮寫。每次上他的課，開始時還抓得住幾個字，以後就莫明其土地堂了。有時感到太無聊，就在紙上畫

烏龜罵他。這個禮拜竟然畫了廿四隻，可說創記錄。

這裡的學生都是自私鬼——自然包括我。

上課前，大家擠在講堂的門口，門一開，就一窩蜂擠進去，霸住前排的那幾個好位子。講師如果有介紹什麼參考書，上課時大家又拼命擠出去，衝到圖書館把書霸去。這有兩個好處：

第一：不讓別人有機會用到那本書；

第二：自己可以參考。

自然，自己有沒有時間去參考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讓別人有機會用到。參考書往往成為我們的秘密武器，誰找到好書就藏起來，或只在幾個死黨那裡流傳——肥水不流外人田。

一次，我向一個同學借一本書，他竟板起臉孔說：「對不起，由於競爭過於激烈，我不想借給你。」我們大家都抱着，「不把你打倒，我站不起來」的哲學處世。

在這樣的一群自私鬼中，我能不自私嗎？不！那是傻瓜，于是我也擠也搶，加進他們的行列中去。唉，為了要學一些有用的東西，這又有什麼法子呢？

X月X日

保住晚上來找我。他一進門就驚訝地說：「你瘦得多了。」我苦笑着，拿出時間表給他看。他搖搖頭說：「你應該多一些休息。」

「休息」，對我講來是一種奢侈。其實他的生活不比我好過。他一個人要做三個人的工作：白天上課，課餘教補習，晚上在他父親的咖啡攤工作。他這趟來是因家庭經濟有困難，要向我借三百塊錢。三百塊，這是我銀行裡僅有的存款，我心裡老大有點不愉快。當然我並非痛惜它的「僅有」，況且他將來一定還我。我是想，到銀行裡提款又得花去我一個早上，這對於忙得發狂的我是一個多麼大的損失——我準又得再用半個月的時間去追回來了。

他回去後，我冷靜地檢討一下

，覺得這種不愉快是不對的，是自私自利的念頭在作怪，但總無法叫我高興起來——這該死的功課，為什麼老是趕不完？

X月X日

再過幾天就要考了，大家都很緊張。我的十三小時半的時間本來是無以再加的，但左拼右湊，總算多擠出半小時，十四小時整，因此每晚都很遲才睡。昨天就弄到二點多才上床，早上走路時迷迷糊糊的，撞到一棵樹，頭上腫起一個大瘤。同學問我，總是胡亂支吾過去。給他們知道，除了冷嘲與幸災禍外，你還期望能得到什麼呢？

中午時我看到一位女生暈倒了。那無血色的蒼白的臉，在我腦中，長久長久的未能磨滅。我開始感到考試的可怖，希望我能好好通過這第一關。

X月X日

考試好不容易才熬了過去，假期來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我關起門來，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瞪着天花板，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能想。到了第四天，空虛和寂寞使我驚慌起來，我總應該找一些事情來做呀！

要做什麼呢？

——溫習功課——不，不，現在已是假期了。

——看電影——好片不可以上映，黃色電影一大堆，沒有一部可看。況且一個人看電影是最不好受的。

——找同學——那些自私鬼，不提也罷。

——找舊朋友，——對，以前好多同學都是可以談得來的，為什麼不去找他們呢？第一個想起的是小梅，我已整整八個月沒見過她了。然後是保住，我們也有半年沒見面了。而後——誰呢？我努力想了很久，總想不起還有誰來，看來我的腦袋是被方程式塞壞了。

我跳了起來，駕車到小梅家去。到時只見到一片平地，原來的阿答屋已看不見了，她被逼遷了。我

又去找保柱，他不在家，我在咖啡攤找到他。

我問他小梅是什麼時候搬的，他也不知道。我埋怨她為什麼不通知我們。他說：「不要忘記，我們是躲在象牙塔裡的人。」這或許是對的，我一進了大學就與她失去連絡，這于理是說不過去的。

談話之間，我向他透露我準備出去留學的事，他問為什麼？

「我想，對我來講，搞科學會比其他的更會有成就。」

「可是對我們的社會，恐怕沒有什麼用吧。」

「我覺得你不該把眼光僅限制在“我們的社會”而已。很多科學的發明，開始時總是看不出有什麼用的。但長久地看來，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還是有貢獻的。」

「經濟問題如何解決？」

「當然，我希望能拿到獎學金——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拼命爭取較高的分數。如果拿不到，做幾年工，積了錢才去也行。」

「家庭呢？」

「這是沒有辦法的。我不在，他們吵；我在，他們還是一樣吵。尤其是我祖母，年紀已這麼大了，我母親對她又不好，常常藉故罵他，說我父親早去世，是我祖母把他的歲數吃去了。社會沒有變革，家庭的問題是永遠搞不好的。她每次聽我談起留學的事，總是靜靜地流眼淚，我心裡也淒然。難道我能為了她而放棄我對社會能有的貢獻，而成為碌碌無為的人嗎？」

「你有沒有想到這樣做可能失敗嗎？」

「這是沒有辦法的。沒有人會等到事情有了一百巴仙的把握才去做的。我出去並非為追求個人的名利的，只要我能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一個對人類社會有益的事業，我為什麼還要憂慮個人的得失成敗呢？」

X月X日

聽說某教授要演講，講題是有關世界的學生運動。學者專家談社會問題向來是亂七八糟，黑白顛倒

的。但因為我太空閒了，又聽說大學生如不聽聽演講；就不像是大學生，因此我信步走進講堂。

演講在晚上八點開始。開頭講的是世界學生運動的現狀，還可聽。可是再聽下去，就不對頭了。他說：

「日本學生示威時，開始還能自制，後來逐漸失去理性，拿出棒子，見人打人，見狗打狗。」

「在學運開始時，他們還知道反對什麼，到後來就什麼都反對，為着反對而反對。」

「他們佔領了大學校園，有的在街上過夜，那年我剛好回去教書，看到原來他們是男女抱着睡的。因為家裡不許他們亂愛。」

「至於青年不滿現狀，主要是由於精神空虛。醫治的最好方法是在月光下靜靜地思考。許多偉大的思想就是這樣想出來的。」

「提起精神空虛，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個馬華文藝刊物主編要我寫一長篇給他。你們知道，十多年前，我在X X是個頗有名氣的作家——既然敢自稱有名氣，一定是有料的——我說我已十多年沒寫了。他說：不行，如果你不寫，我們的刊物就要倒了。哎呀，這麼一來事可大了，這個罪名我可擔當不起，只好去拾回那斷了的筆，寫了一個中篇。」

「文章一發表，你們的X教授就馬上打電話給我，要請我吃飯。你們要知道，你們的X教授是不輕易請客的，那一定是有什麼重大的事。一見到X教授，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弟，了不起，你寫出了超時代的作品。」

「可是這樣好的文章，在大學裡擺了幾個月，只賣出一本，你們說，現代的青年怎會不精神空虛呢？」

他就這樣恬不知恥，黑白顛倒地胡扯下去。我討厭到了極點，向四處張望，發覺到每個人都很注意聽。我真想溜出去，可是我是坐在中間的。我後悔進來聽，尤其後悔坐在中間，我再也聽不下去了，只

得在紙上畫烏龜，這次畫了四十八個，又創新記錄了。

X月X日

三年過去了，回想起來好像昨天一樣。這三年來的生活，套一句俗語就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我過的是隱士的生活。

我同班的同學有二十多位，沒有一個叫我看得上眼。

王小林是「驕傲鬼」。做實驗時我與他同組，談話的機會較多，有時候我跟他談起有關人生觀或社會問題，他就板起臉孔說：「別叫了，你還不是小資產階級一名，能有什麼正確的見解？」他每次都和我抬槓子，我說什麼好，他就說什麼不好，我說什麼不好，他就說好。他有很強的宗族主義，他是海南人，因而海南人什麼都好。海南人講義氣，有骨氣。海南人注重教育——這點可在大學裡海南籍學生比例上得來——還有煮的吃的都是海南的好，除開海南人外其他人都不懂得煮……總之，跟他在一起，別人要自動降為第二級的人。開始時我總是忍着，但是幾回終於忍不住和他吵了。以後，我們見面時總沒有談上三句以上的話。

葉好仙是個標準的二毛子。他不會華文，也很討厭別人用華語交談。有一次他老實不客氣地說：「你們為什麼不去南大？」

他對於自己的不懂得華文感到無上的光榮。他說：「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國人，我是完全沒有必要會華文的。」接着他就逐個評判講師的英文，說這個發言不準，那個詞不達意……。

對於講師們，他主張要會吹會捧，盡量討他們歡心，年底就較易及格。有一天，他竟然告訴一位講師說：保險公司的老板告訴他說大學生的命值十萬元，而工人只有兩千塊。

傅金沾是個莫明其妙的人，他做事情向來沒有一定準則。早上他會拍拍你的肩膀，說有些好的參考書要介紹給你，中午再找他時，他

却一再聲明絕無此事。你如果能找到證明，他就告訴你說做人要放一點煙幕的。

陸文星是個忠誠的教徒。每餐都要祈禱，感謝主對他的恩賜。有一次他邀請我出席他們的一次集會，我正被一副鬼儀器弄到心煩，沒好聲氣地說：「這一輩子已經够痛苦了，我不想再上天堂去受罪。」我不知他聽了臉色是紅是青，總之他不作聲地走了。當時我頗得意，後來才覺得自己的態度太壞了。

在這批牛鬼蛇神之間，我能做什麼呢？有時我也試圖伸出友誼之手，但很快就碰了一鼻子灰。爲了不要與他們同流合污，我於是就把自己圈起來，實行關閉政策。久了

後，同學就在我的「書虫」外號後再加二個字「固執」了。這是這麼來的：

傅金沾約我去看一部電影，我一口回絕了。

「你就是這樣固執！」他憤然地說。

「不看壞電影，這有我的自由。」

「你沒看過就這樣武斷地說這是壞的。既然是壞的也應該去看看他壞在那裡。」

「這麼說來，跑酒吧，玩妓女，也不妨一試了？」我知道我的一些寶貝同學正在半公開地幹着這些事。

「……不，不，不過你應該什

麼都見識一下，擴大你的眼界，就不會這麼固執了。其實麼，酒吧並不如你想的那麼壞，如果你去跑跑，就不會這麼固執了。」

「你知道這個垃圾桶裡裝的是什麼？」我指着路旁一個P.H.D問道。

「不知道。」他莫名其妙的望着我。

「那你應該也把它掀開來研究一下裡面裝的是什麼，爲什麼會臭，這也可擴大你的見識的。」

我不管他會怎樣回答，提起腳，得意洋洋地大踏步走了。對付這種人，我唯有抬出自己的驕傲來。

(待續)

(上接第2頁)

要先有一個準備來容受新的真理的社會，科學才有真正的進步。例如“熱之機械的起原論”在十八世紀就已經有人發明了，與現在哈恩（註二）及克勞宿司（註三）所立的公式完全一樣，但是被埋沒在學院的報告裡至八十年之久，直到物理學的知識散布較廣，使一般人有容受這學說的可能時，這學說才爲世人所注重。又如伊拉莫日·達爾文（註四）的關於種之變化的思想，要經過了三代，才從他的孫兒查理·達爾文的口裡得到世人的贊同，而且還要備受當時輿論的壓迫，才得被學院派的學者們承認。學者和詩人或藝術家一樣，永遠是他自己在其中活動，教導的那個社會的產物。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瞭解這些思想，你一定會明白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把不平等的現狀根本改造過，這種不平等的現狀判定了少數學者的頭腦裡裝滿着真理，而差不多全體的人類至今還是在五百年前，一千年前一樣，這就是說是在做奴隸和機器，不能瞭解已經確立的真理。將來有一天，你如果澈底了解了這個廣大的，人道的，而且完全科學的思想，那時候你就會馬上失掉對於純粹科學的趣味，你會去研究實行這種改革的方法，而且如果你在這種研究當中，也抱着你作科學的研究時的那種公平態度，你就一定會相信社會主義了；你一定會撇開那些曲論邪說，跑到我們隊伍裡面來了；你不高興再去辛辛苦苦地動，給那已經是很幸福的少數人謀幸福，你如今要用你的學識和熱心，馬上來給被壓迫階級盡力了。

到了那時候，一方面你覺得已經盡了那應盡的義務，他方面你的感情和行爲又真是完全一致，那麼你

一定會發現你自己有那麼多的能力，是你以前夢想不到會有的。到了後來會有一天（不管你的教師們怎樣不高興，那一天不久就會到來的），會有一天，我說，你本應該去盡力，促成的那個改革在實行了，那時候衆人共同來作集合的科學研究，而且勞動羣衆也要來用他們的有力的協助爲科學盡力，在這種情形之下，科學得到了新的力量，便自然會有一個新的發展，至於現在科學遲緩的進步，若拿來和這個發展相比，簡直等於小學生的簡單練習而已。

到了那時候就讓你去享受科學生產的快樂罷；這種快樂將成爲萬人共有的了。

(待續)

註一：FAUST 傳說是十六世紀德國學者和魔術家。歌德（1749—1832）曾用這傳說寫了詩劇，“浮士德”。因浮士德長年蟄伏書齋，故有此語。——譯者。

註二：G. A. HIRN（1815—1890）法國科學家。關於“熱之機械論”他有幾種著作——譯者

註三：R. CLAUSIUS（1822—1888），德國物理學家，以研究“熱之機械論”著名，曾建立了它的一個基本法則。——譯者

註四：ERSANUS DARWIN（1731—1802）英國博物學家和詩人，相信進化論。他的孫兒 CHARLES DARWIN（1809—1882）是譽滿全球的博物學家。——譯者

從商人怎樣獲得利潤

談一般社會的矛盾

編者按：本文摘自方元的“愛真理找到前途”一書，是一篇難得的說明文。在短短的三千個字裡，作者把貨幣與資本、商品與勞動力、剝削與利潤等日常所碰見的事物與現象，作了概括的介紹。作者的文筆淺白流暢，舉例生動鮮明，深入淺出的說明了資本壟斷社會的一般矛盾的問題，使讀者對所處的社會有一定的正確的認識。除了“愛真理找到前途”一書外，方元還寫了“年青人應該學些什麼”、“生活的目的”、“創造與幸福”和“生活在健康的道路上”等思想正確、意識健康、內容充實的好書，其中有幾本還可在市面上買到。

在一般社會裡，做生意的人總是希望自己能夠獲得優厚的利潤，能夠使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比如，資本總額十萬元的商店，年終結算的時候，增加到廿萬元，這家商店的資本價值就可以說已增殖了一倍。如果真是這樣，資本主就眉開眼笑；否則，拉長嘴臉，難看得很。

做生意的人希望能夠獲得利潤，這是必然的，未可厚非的。不過利潤是從何處得來的呢？這問題，恐怕有些做生意的人，也未必能夠作出圓滿的答案來。也許有些人說：利潤是用資本賺來，或者說，從商品（貨物）中賺來。

這是表面的說法。我們

要了解問題的本質，首先要了解貨幣的本身並不就等於資本。貨幣必須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才會變為資本。這就是說，資本主必須把一定數量的貨幣去建立一定的社會關係，如裝修舖位，購進商品，僱傭店員等；這些支出的一定數量的貨幣才會變為資本。貨幣存在銀行或放在保險箱裡，它依然還是貨幣。作為資本的貨幣，必須是用來作為剝削的手段，或能夠替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產生資本的作用，才是資本。因此，貨幣並不是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資本。商人手裡的貨幣，在未動用作為剝削手段之前，它依然是貨幣。如果是準備用來作商業行為的，充其量只能說是「貨幣資本」。

資本的流通公式是：貨幣——商品——「貨幣」。

資本家手裡的貨幣，並不能直接給資本家帶來利潤，必須通過貨幣購進商品，再把商品出售給顧客，才可以套取利潤。如果商品出售所得的貨幣數量和購進時的貨幣數量相等，那麼這樁生意便要虧本，沒有剩餘價值「可撈」，商人就要皺起眉心，苦口苦臉了。因為商品買賣的價值等同，店員勞力的工資和店舖的資金、傢具的折舊費，「貨幣資金」的利息等等都沒有着落。所以上面公式中最後一個用引號括着的「貨幣」，必須比第一個貨幣的數量增大。比如，前面貨幣的數字是一〇〇，那麼後面的數字必須是一一〇或在這數字之上。這超過部分減除了工資等等百分比，其餘增加的貨幣就是「剩餘價值」。由此可見，作為資本的貨幣，「是能夠替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它體現着資本社會的生產關係。」

從表面的「假象」看來，剩餘價值好像是從商品流通中產生的。事實上却不是如此。我們只能說，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可以使某些個別的商人發財致富，或虧本破產的。但是真正使資本的價值增殖，真正產生剩餘價值的，却不是商品流通。比如，某甲有一百疋布，每疋布的成本價格是五十元，價值五千元。某甲以六千元的高價賣給某乙，多賺了百分之二十的利潤。某乙能不能又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以七千二百元賣給某丙呢？在供求正常的關係下，這是不可能的。某乙要把這一百疋布賣出去，只好虧本一千元，或充其量按照它的購入價格六千元出售。否則這一百疋布只好永遠囤積在貨架上。由此可見，商品在流

通過過程中並沒有增加什麼價值，也不一定能夠產生剩餘價值。商品之所以能夠使商人獲得優厚的利潤、發財致富或傾家蕩產的主要原因，完全是由「供求律」來決定，商品本身是不發生什麼作用的。

然則，商人從哪裡使資本價值增殖獲得真正可靠的「剩餘價值」呢？資本家必須「首先從流通領域中購買一種特殊的商品，這種特殊的商品就是「勞動力」。」所謂勞動力，便是指一個人的勞動能力。這種特殊商品之所以特殊，就在它被使用時，不僅能夠創造出價值，而且能夠創造出比工資價值更大的價值。這就是說只有使用勞動力才能夠創造出真正可靠的剩餘價值來。比如，一個製造皮鞋的技工，他出賣自己的勞力，每天只能獲得十元八元的工資價值，而他使用自己的勞力和技術製造出來的成品價值，起碼也超過一兩倍的工資價值。這些超過部份，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所賺的利潤的源泉。由此證明：勞動力成為商品，才是貨幣變為資本的前提條件。

在資本社會發展的初期，資本家把落後的小生產集中成為大生產，提高了生產力，這是資本社會所起的進步作用。在這時期，它的生產關係是完全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但是在手工業變為機器工業以後，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就發生了矛盾，相互間變成完全不適合的東西了。

在資本壟斷社會里，生產資料和一切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是資本家據為私有的。因此，他們的生產只是為了自己要賺利潤，而不是為了社會上的需要。他們為了爭取商品的銷場，不能不提高自己工廠的生產力，減低生產成本，加強對工人的剝削。這樣，市場上的商品就一天多過一天，而社會上廣大勞動者的購買力則因收入的減少而日益貧困，堆積在商店里的商

品就賣不出去了。資本家的資本被凍結起來，工廠便中止再繼續生產；這種情況，就叫做經濟恐慌或經濟危機。經濟恐慌是資本壟斷社會生產關係必然生產的現象，是生產過剩的結果。

從十九世紀起，資本社會的生產過剩和恐慌的發生；大約每十年左右就要出現一次。當這種現象出現的時候，大批商品堆積起來，沒法推銷出去，無形中空息了生產力。資本家為了維持商品的價格，維持一定的利潤，於是把一部份商品丟落海中，或把它燒毀。同時，大批的工人又因工廠的減產和倒閉，而導致嚴重的失業現象。這就證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已達到完全不適合的地步了。在這樣的場合，如果要使生產力繼續向前發展，根本的辦法只有改變社會的生產關係。

同時，資本家為了維持一定的生產和利潤，為了壟斷的競爭，就要靠加強對工人的剝削來減低成本，方法有兩種：第一，是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比如，每天八小時增加到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這叫做「絕對剩餘價值的剝削。用這種方法來對待工人，往往會引起工人的劇烈反對，於是資本家就採用下一種方法來達到剝削的目的。

第二，資本家在表面上並不延長工作的時間，有時反而縮短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但是受僱傭的工人必須改進生產技術，增加產量。這種方法叫做「相對剩餘價值」的剝削。

在資本壟斷社會里，資本家為了保證自己獲得一定的利潤，只有用盡一切方法向工人的身上打主意，這就是資本者和生產者階層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根本原因了。

淺見集

秋聲

噩夢，本是可怕的，但，它却使你更快清醒。

＊ ＊ ＊

心胸狹窄，是許許多多劣根性和罪惡的泉源。

＊ ＊ ＊

性格率直的人，最大的缺點就是把事情也作率直的看法。

＊ ＊ ＊

當我們說「不拘小節」，很多人常常會誤解成「不注意小毛病」。

＊ ＊ ＊

一個人在態度上的嚴肅和認真，並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成熟和正確，有時幾乎是相反的。

＊ ＊ ＊

許多人常抱着一種錯誤的戀愛觀，當他們「愛」上一個人時，總急於要在行動上也「羅曼蒂克」起來。結果，對方還不曾領略到他的友情，便要感受到他「愛情」的壓力了。

真正的愛情，是漸進的，而不是突變出來的。

＊ ＊ ＊

“很忙，不得空”，這些常是偷懶的名詞，惰性的表現。時間，只要肯擠出來，是一定有的。

＊ ＊ ＊

緊接在理論後面的，必須是實踐，行動。否則，理論掛在口頭上太久了，那終歸還是理論，虛無空洞而無價值的。

人類的青春理想

爭青

理想，象征着人類的青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精神原動力，是人類生命中最可寶貴的東西。

年青人的理想，本是最綺麗多采，但也最常輕步離去，多少年青人，已失去了青春的氣息、康健的活力。老年人要是堅持住理想，樂觀的心境常在，他們生命的氣息，還是多麼活潑有力。

理想：使一個人見到光明，使他心胸寬廣，叫他挺起胸膛，向黑暗醜惡挑戰；使他能堅貞不屈，肩負千辛萬苦，而不發一呻吟，更不屑乞求憐憫。理想：使一個苦難的民族斗志昂揚，既要把舊世界千萬重枷鎖砸碎，還要把侵略者統統埋葬。理想：使一個民族意氣風發，有叫高山低頭、大江海讓路的萬丈雄心；跟着理想飛奔向前，這個民族充滿青春強大的力量，他們把家鄉改造得多溫暖，在他們生活的土地上，處處洋溢着和平的陽光，幸福的種子正在茁壯成長……。等到新一代高大長成，將要把一個全新的社會來創造，美麗偉大的理想景象也就將實現。

理想，有這麼大的力量？

人類，是萬物之靈，有的是無比的智慧與萬能的手。世界萬物是人類豐富的寶藏。是集體的智慧與力量，要利用這無窮無盡的萬物寶藏，以保證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會有足夠的生活資料與能量。這足夠的生活資料與能量，本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它要求人人盡他服務人羣的義務來換取。每個人為服務人羣而盡力，就是理想的偉大力量的根據。

美麗的理想！它，馳騁在神祕高遠的宇宙；它，漫遊在奧妙深遠的微觀世界；它，活躍在認識奇觀萬物、掌握自然規律的無際疆場。美麗的理想！它，要表現在：為愛人、同志、朋友、親人、以及所有的人們，在地球這古老的土地上，建造一個自由、歡樂、幸福、溫暖的人間。它，再要把月亮來改裝，讓所有被敬愛的人們，受到愛戴與祝福，生活在那明亮的天堂；又要用火樹銀花！把土星點綴成一個迷

人的旅行站。

我們的祖先並不犯什麼「原罪」，倒是我們應該紀念他們的恩惠與功勞。他們強壯有力的雙手，專向猛獸與自然災害戰鬥；他們的心胸多寬廣，他們的智慧多明朗，他們有的是藐視一切自然災害、愛護親人、走向文明的英雄理想。要不然，今天我們就不會生活在這古老的土地上。

是英雄的先祖給後代留下了太豐富的遺產，無知的繼承者在豐裕舒適的環境中，嬌生慣養地成長，他們不為生活而鬥爭，他們就不認識人生的意義，他們體會不到自由的可貴，他們感受不到愛情的真實。祖先的英雄的理想漸漸地被忘掉。失去了理想燈塔的指導光芒，盲目無聊的生活腐生出私慾，私慾又慢慢地在整個心靈滋長。這些可恥的後代們，為了得一時的滿足，為了洩一時的狂慾，他們不措損人利己、塗炭生靈。這就造成了許多仇恨，激起了更多的報復與私慾，戕害了更多潔美的心靈。

千重的仇、萬重的恨，很快地在幸福的人間滋長。人類的大家庭啊！難道就將永遠地沉淪在痛苦的深淵？

不！絕不！

具有數十萬萬年光榮鬥爭傳統的人類，是不會栽倒在一小撮野性的、失去理智的畜生的淫威下。

野性的畜生以欺壓殘殺，以血腥暴力奪去了不少人健康美好的生活。他們要製造更多的不幸者，去和他們生活在憎恨、貪婪、瘋狂不滿的悲慘世界裡。偶而，他們得逞一時的野性，他們發洩了一時的狂慾；但是，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夢想天堂，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恐懼地獄。他們沒有希望，他們只能以神鬼自欺，以野性的橫蠻麻醉他們黑漆漆的心靈。生命在於他們啊！只是對死亡的患得患失罷了。

有英雄的祖先，就有英雄的後代。有更多的人，雖然生在最悲慘的時代，活在最黑暗可詛咒的地方，但他們却強忍着身心的苦痛，永遠堅持着理想。表面上，美麗的理想已被破壞摧殘，其實它的光輝與力量，才更要真正地顯現。

認清了苦痛的根源，記住了真正的罪魁禍首，廣大的人民就會把悲憤化為力量，把魍魎魑魅剷除，把跌進深淵的同伴拉起。人們真正得到了自由解放，也得回了美麗的生活與理想。而理想就將要開出更美麗的花，也將結出更豐碩的果實。

理想不但開花結果，更把種子迸發激射，要它們從人類古老的家鄉一角，去迎風飄揚與追波逐浪，然後發芽在別處苦澀的土地上；要它們去和各地理想的種子，一起茁長成堅強的力量，去把苦澀驅走，再把甜蜜種下。

等到英雄的從代都奪回美麗的理想，在那大自然的懷抱裡，在地球這古老的土地上，到處都是無憂無愁的人們在活躍歡暢。人們要叫密實的五穀堆積成山，要在大草原遍牧肥壯的牛羊，要裝鮮美的魚蝦滿船艙……。在人們的心靈中，友愛、互助、團結……，已戰勝了自私、欺詐、橫蠻……。

悠悠的歲月溜失、無數的青春兒女身軀埋黃土，人類付出了多麼慘痛的代價啊！而理想也不讓人們失望，它更放光芒、要把人間照耀得空前燦爛。英雄的後代緊記住沉痛的教訓，他們下定了決心，要排除千難萬難、不怕任何犧牲，他們要完整地保衛那值得無限珍惜的理想。人們要跟着美麗充實的理想，去取得一個又一個戰鬥的勝利，去創造更多姿多采、美妙的人生，走向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新的一代很快就會茁壯長成，他們會把全新的社會來創造，他們要叫理想熾烈地燃燒、要讓理想的火花盡情地飛放。那時候啊！一個全新美妙的景象，叫我們現時怎能想象。

理想象征着人類的青春，它！長青不老。

旅途莫滴

一潤之一

難得有機會與那麼多同學一道北上馬來亞見識見識，心裡非常愉快。一路北上，過了長堤不久，看到的儘是隊伍整齊的膠林，或雜草叢生的灌木林；此外，有比膠林更壯觀的油棕園，遠望高低起伏的丘陵佈滿了排列整齊，而又綠意盎然的油棕樹，我知道這是人民的經濟命脈，而勞動人民也為它們獻出了血汗勞力，但願廣闊的膠林油棕能回報他們的辛勤種植。

經過了整日的「舟車勞頓」，我們抵達了吉隆坡，那風格嶄新的回教堂，秀麗的湖濱公園，宏偉壯觀的國會大廈，藏物豐富的博物院，都令我們大開眼界。這個美麗的都市，雖然它也如其他都市一般有其黑暗的一面，但是它的確比星洲多一些綠的地帶，如國會大廈一帶，觸目所及，除了一些宏偉莊嚴的建築外，都是綠草如茵的草地和樹林，我衷心祝福這裡的人們，願他們能在這美麗的地方，過着愉快幸福的生活！

車子沿着公路北上，沿途見到的山脉，端的是氣勢雄偉，令人覺得心胸開朗起來，尤其是群山綿延不斷，有者奇峰突起，有的又如丘陵起伏，橫互數十里。好久好久，我已經沒有接觸到這樣的景觀；回想幼年時，從故居乘火車南下珠江河畔，沿途所見皆為江南優美動人的山光水色，白雲悠悠地飄過遠處的山頭，頗有「白雲深處有人家」的意味；思念及此，不由得令我起了一陣惆悵。人生有時真像那山頭的雲朵，隨着不定的風向而飄游；可是有時又如屹立不動的山巖，守着堅定的崗位，不受外界的干擾，似乎命運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

環視周圍的友人，多喜歡感嘆人生無常，書讀得越多越不能掌握自己，這樣的人生又有什麼意義，上帝既然給了我們生命，必然會讓我們去盡一點做人的責任，心念及此，我不禁要想到自己，在已失落的三份之一人生中，我到底做了什麼，儘過什麼責任，我，茫然一片！

上了渡輪，我們開始南下，這兩日「東方花園」之遊，除了幾個名勝之外，給我的印象就如新加坡一樣，繁忙喧鬧，殖民地時遺留下來的遺跡頗不少，唯一不同的是高樓大廈的減少，住宅區也較安靜，可說是理想的靜住之處。如今脚下的輪船已開航，檳威海峽上照耀着燦爛的晨曦，波光閃耀，身旁的同伴在幻想乘着遠洋巨輪，到海洋的盡頭去尋找黃金般的夢——出國留學。我不明白時下的大專學生為何那麼熱衷於出洋啃書，他們在海洋的彼岸所得到的是鑽牛角尖的理論，將來是否能實用到社會上還是個未知數，更何況在異國生活沉悶，繁忙的功課壓得透不過氣，這樣過了幾年「夢的生活」，年青人的朝氣、銳氣都磨蝕殆盡，換來的是一位暮氣沉沉，而又被人稱讚為老成持重的學者銜頭。當學成歸國時，當年的凌雲壯志已隨太平洋而去，於是，以專家或學者的名堂，換一份待遇優厚的職位，然後築起自己「溫暖」的巢，如此過其「美滿」的一生，我要提出質問，這就是年青人所謂壯志凌雲的人生嗎？

海面上閃耀着鱗光般的波濤，它在對我眨眼，嘲笑着知識份子的懦弱及不切實際的「理想」，我望着海面，思潮起伏，想着，我有必要為自己的「理想」作一番檢討和清理……。



星加坡

的



工業

史丁

「新加坡是投資者的樂園」，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來說，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新加坡有的是廉價的勞工，和那所謂安定的政治，繁榮的經濟，和那許許多多為吸引資本家而制定出來的法令、法律。向外面的許多地區，像推銷商品似地做了「大犧牲」，「大優待」的大事宣傳。在這樣「優越」的環境下，所謂的「新興工業」，就自然大量地在本地湧現，電子工業正是其中的一種。

電子工業到底對新加坡的經濟作出了什麼貢獻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認識到電子工業在本地發了些什麼財？在新加坡的好幾間電子廠中，美國的資本佔了多數。這些工廠是否真的是名符其實的電子工廠呢？不是的！這些工廠實際上只能稱為一間裝配站。大家都知道，電子工業的原料是硅和鍺。這裡的電子廠沒有能力提煉硅與鍺，也沒有能把純化了的原料製成半導體。這裡所作的工作只是把已經造好的半導體稍微加工。舉個例來說：本地的電子工廠也製造集合電路，其實他們只是把外國已經製成的電路輸入，把其中壞的檢出來，替沒有毛病的上好電綫，加上一個外殼，然後再運回美國去。為什麼美國資本家要這樣麻煩呢？把已

經造成的電路千里迢迢的送到新加坡來加工，然後再運回美國呢？誰都知道，美國本土並不缺乏勞工，美國國內失業的浪潮也正汹涌澎湃。原來這樣做雖然麻煩，却可使產品的成本比留在本國加工時還要大大地減低。聰明的讀者，外國的資本家到底是在幫助新加坡發展工業呢，還是在廉價利用我們的勞工呢？

且讓我們看看外國資本家是怎樣的剝削我們的勞工階級吧！通常在一間規模不算太小的電子廠內，總有十來個「高級職員」。這些都是忠心耿耿的幫兇，走狗。每個月拿七八百塊錢的薪水，就狐假虎威的專在壓榨工廠中廣大的工友。其實像他們這些何嘗不也是被剝削的可憐虫。他們那七八百元折合不到三百元的美金，而這區區的美金在美國是請不到這麼聽話的幫手的。可憐他們却為這數百元出賣良心，做資本家敲骨吸髓的工具。

在電子工廠中，基層的組織就是每天工資不足三元的女工。在這百物飛騰的市態中，試問這幾塊錢如何維持生活？所以資本家為了掩飾他們剝削者的醜惡面貌，便巧立名目為工人階級設立形形色式的「福利」，如：每天免費的一杯咖啡或茶，「打折扣」的午餐，為工友

設立圖書館，球場等等。試問一杯咖啡或茶就可以減輕老板剝削工人的罪行嗎？一頓「打折扣」的午餐，也需要四五毫，就是佔了工友一天工資的二十巴仙了，這能叫作為工人福利着想嗎？更可笑的是他們所謂的圖書館只是放着幾本推銷公司產品的雜誌，而且都是洋文，這對於工人階級到底有什麼好處？再說那球場吧：每天經過了八小時的工作，眼睛不離顯微鏡，身體是多麼的疲乏，球場對工友那裡會有什麼吸引力呢？其實，球場根本是狡猾的資本家，打着：「為工人福利着想」的便宜長期有效的門面廣告，同時也是老板們用來檢驗他的工廠是否有效率地、充分地應用了工人的精力。所以，往往球場在開始時還會有被利用的機會，到後來跟着工廠的生產力提高，球場就變成工人們勞動力徹底地典當的標誌。可見這一切所謂的「福利」都是騙人的煙幕，老板是從來沒有為工人階級設想過的！

總而言之，新加坡的電子工業是建築在剝削廣大工友的基礎上。這些所謂電子工業對新加坡的經濟是一點貢獻都沒有，新加坡只是一個裝配站，如果硬要說貢獻的話，那倒是新加坡對資本家貢獻了剝削勞工的好機會！



編 * 後 * 話

在重重的困難下，我們的雜誌總算出版了！

這一期，我們介紹了克魯泡特金的「告青年」和方無的「從商人怎樣獲得利潤——談一般社會的矛盾」。我們認為這兩篇文章，或有助於知識青年認識社會的本質，從而選擇較正確的生活道路。

林旭君改譯的「群眾路線的教育」是取材自格林著的「The wall has two sides」。這篇文章簡略介紹了在中國推行的「群眾路線」的教育的一般情形。

小鐵釘君的「從惡夢裡醒來」很能為一般嚮往大學生活的朋友們作為一個殷鑑。在他這第一段「混沌的日子」，他為我們揭露了大學生活黑暗的一面，以後他怎樣在「學習科學」的藉口下渾渾噩噩的情形。在下一期，他將告訴我們他怎樣通過了閱讀健康的書本

而引起的一系列思想大革命，認識到了為群眾服務的崇高目標。

蘊平君的「馬來古文學簡介」是一篇難得的文章，它補充了許多人對馬來同胞的文化應有認識的不足。我們的這份刊物，內容顯然是很不充實的。

由於稿件的缺乏，再加上我們有限的的能力，使到我們的刊物幾乎難產。

我們由是很誠懇的希望廣大的讀者能本着愛護健康文藝的熱心，踴躍給我們投稿，給我們支持。

下一期，我們將推出「各行各業」「青年人大家談」等欄，歡迎讀者來稿。

最後，我們更希望讀者們能給我們的刊物提出嚴正的批評，並且也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



(上接封面)

然而，在我們的周圍，却也有不少堅持正義與真理而常被目為傻子的真正生活戰士。在戰鬥的越南土地上，有前仆後繼，拋頭顱、洒熱血的愛國兒女。在世界罪惡大本營的美國，也發生了肯特大學四位可敬的青年為正義犧牲的動人事蹟。朋友們！他們和我們是生活在同樣一個動盪的時代。但我們却還背馱着思想的大包袱，我們正慢慢的糟塌着自己的青春。

今年以來，在我們這兒，有許多健康的文藝活動遭受進一步的壓制和摧殘使我們心中更加苦悶和憤恨，而在痛心的同時，我們認為這是應該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了！

我們相信事物的發展靠的是內在的力量。我們要除掉本身的思想包袱和各種弱點，就要先無情的自我

暴露和批判，才能進一步的加以剷除。而“知識份子”這一份刊物就在這主要動機下產生。

“知識份子”不是一個雅名，它是一個光榮的名稱。我們要拋掉的是雅號，我們要爭取的是光榮的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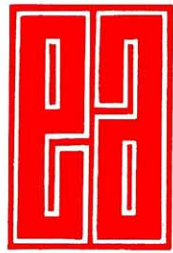
當然，限於我們本身的思想感情和認識水平，我們的刊物是很幼稚和膚淺的。但我們相信要改變自己，眼前這是一條實際的道路。

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够引起廣大的年青人的共鳴，能和我們共同發揮出本身內在的力量，自我改造，以期拋掉舊知識份子沉重的思想包袱。我們也希望，走在前頭的朋友們，給予我們誠意的幫助和指導。

稿 約

(一) 本刊為綜合性刊物，園地公開，歡迎轉載
列創，稿件及值得轉載
的作品；
(1) 有關藝術創作問題的
研究論文、文藝理論、
作家與作品詳介、名著
翻譯等文章。
(2) 小說、詩歌、劇本、
散文等各種體裁的文藝
作品。
(3) 歷史、地理、經濟、
哲學知識等。
(4) 繪畫、漫畫、木刻、
攝影、美術作品及音樂
歌曲評介。
(二) 來稿請用稿紙
寫清楚。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
改權，如不同意被修改
，請先聲明。
(四) 來稿如欲退回，
請附上郵票及寫上
姓名地址的信封。
(五) 來稿請註明作者
姓名地址，發表時筆
名聽便。請勿一稿兩投。

EASTERN ART PRINTING CO
649847



東藝印務公司